



芙暖◎著
FU NUAN
WORKS

唯有以温暖的真心为佐料
加以陷入爱情的心情
才能营造出一次次100%令人甜蜜
又幸福的美味关系

甜品 物语



舞技不够，厨艺来补
赶鸭子上架，**酸**

恋爱的天分不够，**甜**
柔软的真心加分，

闯进乐府和皇宫，**苦**
祸事一场接一场，

满腔热情做甜品，**辣**
遇上扑克脸皇帝，

《萤火》最会写古言的
开启后宫爆笑新经典
民间小厨娘的皇宫历险记
用美味化解所有危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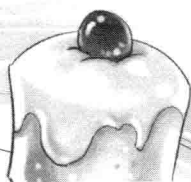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芙暖◎著
FU NUAN
WORKS

御器 米糖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御品糖心 / 芙暖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353-1

I. ①御… II. ①芙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29866号

书 名 御品糖心

作 者 芙 暖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段彩虹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段彩虹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96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,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353-1

定 价 2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一章 糊涂入宫 / 001

第二章 乐府甄选 / 017

第三章 牢狱之灾 / 035

第四章 觐见太后 / 049

第五章 当差受欺 / 064

第六章 遇蛇历险 / 081

第七章 重返乐府 / 098

第八章 故人旧事 / 113

第九章 寿诞斗舞 / 129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十章 意外醉酒 / 141

第十一章 情生意动 / 157

第十二章 坦诚心事 / 172

第十三章 徒生误会 / 188

第十四章 中秋遇伏 / 211

第十五章 危机暗涌 / 229

第十六章 出宫散心 / 244

第十七章 水落石出 / 260

第十八章 信任一搏 / 281

第十九章 携手一生 / 300



第一章 糊涂入宫

月上中天，四下无声，只隐约可闻细微的虫鸣之声。

唐蜜猛地从噩梦中惊醒过来，半晌都没回过神来，她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竟睡在一间陌生的房里。房里只点了一盏暗幽幽的灯，摆放着简单的桌椅和可供两人睡的床铺，她的肚子上还搭着一床布面簇新却有陈旧气味的薄被。

她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头有点疼……自己难道不应该正在城街口卖糕点吗？

门突然嘎吱一声被人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身段婀娜的少女。她杏眼乌发，皮肤白皙，见唐蜜看着她，便淡淡一笑：“你醒了？”

“这是……哪儿？”

“还能是哪儿？我瞧你是睡糊涂了。”少女一双美目如水波粼粼，甚为动人，“今日你受了不小的惊吓，赶快休息吧，明日还要见司乐大人。”只见她解了衣裳也爬上了床铺，见唐蜜仍傻愣愣的，便又补了一句，“对了，我叫淑兰，你呢？”

“唐蜜……”唐蜜老实地答了一句。

“快睡吧，有什么话明日再说。”淑兰点点头，吹了灯烛便躺下睡了。

但……唐蜜真的有一种想扑上去把淑兰揪起来狠狠抽打拷问一番的冲动！现在这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个地方？难道她被人掳劫了？劫财还是劫色？或者被人下药失去了记忆？那这神奇的药不知从哪里能买到……她的脑子乱糟糟的，胡思乱想了一通，最后用那条透着霉味的被子蒙着头才慢慢地冷静下来。

等等，她要把脑海里仅存的记忆再拿出来梳理一遍。

今天一大早，唐蜜就带了自己新做的花糕甜点出来叫卖，不一会



儿，街口突然拥入越来越多的人。她正在疑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，就看见一列列整装的禁军走来，紧接着人群被隔开，一队锦旗飘扬、繁花锦绣的车马辚辚而过。唐蜜探出头还没看出个究竟，就感觉被人推搡着挤掉了半篮子糕点，再然后又有人踩了她的脚。突然，半空中黑了一片，不知从哪儿飞出数十个黑衣人，只听得乒乒乓乓一阵刀剑相交之声，混杂着女人的尖叫声，场面一片混乱。

唐蜜护着篮子缩着头，只看见一片水红的、嫩黄的、明蓝的、翠绿的裙角，空气里弥漫着各种刺鼻的香粉胭脂味，她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

隐约还能听见人群中有人在喊：“快！把她们都给我抓回来！”

“可……”有人在迟疑。

“可什么可！凡十二岁到十八岁面容尚可的女子全都给我抓回来！”一声呵斥，惊得唐蜜心里发慌，什么？这是什么状况？

容不得她细想，唐蜜突觉脑后生风，砰的一声，她眼前一黑就没了知觉。

接着，她就在这奇怪的地方醒来了。

果然是被人掳劫了！可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又怎么会要把凡十二岁到十八岁面容尚可的女子都抓回来呢？莫非是……那个什么……青……楼？唐蜜打了个寒战，但这感觉又不大像，如果是青楼的话，不是应该把一大群女人关在黑屋子里不给吃不给睡，还用小皮鞭逼着接客吗？看那个淑兰的神色也不像。那么，恐怕就是被掳到什么高官富商家来当丫头了。对，这个设想比较靠谱，淑兰不是也说明日还要见什么大人吗。

唐蜜心想，若这大人是个慈善之辈，她说清楚自己是被搞错带进来的路人说不定就给放出去了，若……真是只能留下当丫头，那也未必会比她在外面每天卖糕点差到哪里去。唐蜜的爹娘早逝，这世上早就没有一个亲人，好在她学了一手厨房里的手艺，每天卖糕点挣来的钱勉强能让她吃个半饱。那样的苦日子都能过，在内宅里寻个机会去厨房做事应该不算太难吧？要知道一般的奴婢都想在近前伺候，可没

人愿意去当烧火丫头的。

更何况就算她现在担心也没什么用，唐蜜天生就是豁达开朗的性格，想通了之后翻了个身便打算继续睡。

但肚子却叫了一声。

好饿！

唐蜜缓过劲来才想起，她一天都没吃一口东西，连一滴水都没碰，此刻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完全不能忍！这一下彻底睡不着了，唐蜜小心地起身，还好一旁的淑兰没有被吵醒。

门外月色正好，洒下一地光华。

回廊建得极为精巧，顶上挂着一盏宫制纱灯，照得回廊十分清楚。唐蜜不识路，只能摸索着一路寻过去。好在她的运气不算坏，绕过一排厢房，她很快就闻到了熟悉的烟火气，寻到了小厨房。

厨房里没有人，炉子倒是烧着，但锅里只有热水。一旁的案板上别说剩饭剩菜，连个冷馍馍都没有。唐蜜翻了半天，只找到一些面粉和一些不知哪个小丫头藏起来的干果零嘴儿。她想，要不就吃点花生核桃垫垫肚子算了。

唐蜜刚抓起一颗花生，就听见回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门外便探进一个圆乎乎的大脑袋来。

小孩？谁家的？

那孩子不过两三岁大，穿着简单的素色短衣，两只眼睛圆圆亮亮的，小脸小手胖鼓鼓白嫩嫩的，活像个糯米粉捏出来的小团子。这小团子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终于还是忍不住扶着门框跨过门槛走了进来。他一边朝唐蜜走，一边不住地用眼神打量她，走到近前却突然停住，抬起头用鼻子仔细嗅她的衣服，张嘴蹦出两个字来：“糖糖……”

“糖？”唐蜜有些莫名其妙。

小团子终于嗅到了糖霜味的来源，欢快地扑上来，一把抱住唐蜜的大腿。湿漉漉的两只大眼睛眨巴着，小动物乞食一般地盯着唐蜜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糖糕糕……噗……”应声吐出一个口水泡泡。

唐蜜后知后觉地举起袖子闻了闻，白天那篮子糖糕基本上打翻在



自己身上，浑身上下都充斥着甜甜的糖霜味，难怪这小团子这么不怕生地投怀送抱。

可……她没糖糕给他吃啊。

“要不我剥颗花生给你吃？”唐蜜讨好地把手中的花生亮出来。

“糖糕糕！”小团子的头摇得特别坚定。

唐蜜颓丧地叹口气。

反正她差不多睡了一天，自己也是饥肠辘辘，干脆就着厨房里这点材料做些糕点。这么一想，唐蜜哄了两句：“乖，先坐在一边等着，姐姐这就给你做糖糕。”小团子的眼睛亮晶晶的，自己找了张矮凳坐下，用两个肉拳头撑着脸，兴致勃勃地看着她。

盛面粉，兑水，和面，加糖……唐蜜想了想，又剥了点花生、核桃、杏仁，捣碎了做料，加柴火，烧水，上蒸锅。

说起来复杂，但这些活都是唐蜜平日里做惯了的，此刻行云流水一般地完成，不多时就有一阵阵甜丝丝的香味渗出来，直往人的鼻孔里钻。

小团子一边吸着鼻子，一边伸着小舌头舔嘴唇。

等唐蜜将糕点盘子端出来，他马上扑上去抓了一个，一边被烫得啊啊叫，一边又迫不及待地去咬。唐蜜又是好笑又是担心：“慢点，小心烫……”

小团子嘬着嘴咬了一小口。

“好吃吗？”唐蜜眯着眼睛，笑嘻嘻地问。

小团子却突然停了下来，瞪大眼睛，口里含混不清地发出两个字：“酥酥……”

“酥？”唐蜜哭笑不得，“这不是酥，是糕！”

“黄酥酥……”小团子努力咽下嘴里的糕点，一本正经道。

黄？酥酥？唐蜜大惑不解，低头看见自己脚下正踩着一道又长又瘦的影子，自己的影子在左边，小团子的影子在后边，那这是……唐蜜后知后觉地转头，才发现她的身后站了一个男人！

他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？！

这深更半夜的，该不会是鬼……不，他有影子，而且他眉峰凌厉，眼神锋锐，看起来阳气很足。说起来，唐蜜每天在京城走街串巷地卖花糕甜点，也见过不少人，小到贩夫走卒大到高官富户，却没见过一个人像面前这个人似的，一个字都没说，就隐隐地给人一种想要拜服的压迫感。

尤其是他的唇生得十分薄，看起来寡情冷血。

这种人特别讨厌。

唐蜜退了几步，厨房里的气氛慢慢地变得紧张。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她有一种想要拔腿就跑的冲动。可下一刻，她的身后突然传出一阵很响亮的吧唧声。

小团子吃完了一块糖糕，意犹未尽地吧唧了一下嘴。

紧接着，“咕——”唐蜜的肚子高声响应。

男人的脸一下子变得精彩纷呈，像是想要发怒又像是想笑，最后嘴角抽搐，到底还是什么表情都没露出来。

“你、你是什么人？”唐蜜已经破功了，她敢肯定她一定脸红了！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先发制人转移话题！可她眼珠一转，却发现面前这个男人的衣袍上……很有内容。最显眼的是一个小小的黑脚印，左边还有一块油渍，右边有一片泥，泥巴下面还有一大片可疑的水印，袖子好像也不太对劲，仔细一看，左边的袖子要比右边的短一截，还带着毛边。

这…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！瞬间就让刚才压迫的气氛荡然无存。

唐蜜忍不住看了一眼小团子。

他肯定是罪魁祸首！

可男人并没回答她的问话，而是皱着眉头问了一句：“你给他吃了什么？”

“糖糕啊，我刚做的。”虽然面前的这个人很可怕，但是唐蜜已经不那么紧张了，想到小团子说什么“黄酥酥”，就有些了然了，也许他说的是黄叔叔？但他是什么人呢？富贵人家的孩子都有奶娘，但这小团子的身边既没奶娘也没丫头，只跟了一个叔叔，莫非他是奶……



爹？到底有没有这号人物，唐蜜也有些拿不准，不过这些都跟她没多大关系。

于是，她拉家常似的跟他聊了起来：“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就是皮得很！比如住在我家隔壁的崔大娘的孙子，今年两岁半，要是没人看着，他自己就能上房揭瓦！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小孩子要活泼点才长得快……”她是真的饿了，又递了个糖糕给小团子，然后才往自己嘴里塞，一边塞一边问，“这个……黄叔叔你要吃吗？”

“黄酥酥”嫌恶地看了一眼，傲娇地把头扭到了一边。

不吃拉倒！

唐蜜翻了个白眼，转眼见小团子吃得沾了一脸的糖屑，连忙掏出帕子给他擦脸。他的脸又滑又嫩，唐蜜忍不住心痒，顺手又摸了几把，捏了捏他的小鼻子，小团子竟然舒服得直哼哼，小猫似的舔了舔嘴又一脸恳切地看着她。

“不能再吃了。”大半夜的吃多了可不消化，唐蜜哄他，“我下回再给你做别的，红豆饼、蜜桃酥、百花糕……”小团子一脸向往地用力点头。

唐蜜满意地牵着他起身：“走，我们去外面散散步消消食。”

被晾在一边的“黄酥酥”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冷哼了一声，跟在他们身后。

沿着曲折蜿蜒的回廊一路走，月光倾洒之处，亭台楼阁重重堆砌，显得有些压抑。细细看下来，唐蜜不由得在心中感叹，这户人家的府邸可真大，不知是做什么的。其实她拉着小团子出来散步，一是为了消食，二是想趁机跟那个摆着臭脸的“黄酥酥”打探一下这里的情况。

“黄……大哥。”这么喊没错吧？唐蜜艰难而客气地开口，“其实我是今天新来的丫头，对这里的事一概不懂，您……能不能……指点一下？”

“黄酥酥”顿住了，神情竟然有些……呆？

唐蜜伸手晃了晃：“黄大哥？”

“我不姓黄。”他咳了一声。

“哦！”她管他这个“奶爹”姓什么！这都不是重点好不好？她要问的是这家主人是做什么的，人好不好，有没有高兴或不高兴就虐待下人的恶习！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“黄酥酥”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
“我也不知道……”唐蜜摸了摸脑袋，“被人打了一棒子，眼前一黑，再醒来就到了这儿……”小团子仰着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，仿佛也在认真地听她说话。可“黄酥酥”的脸却一阵青一阵白，一副不太相信的样子，半晌才说出一句话：“这里规矩很多。”

“啊？有……多少？”

“若是犯了错，可不一定只是罚月银挨板子。”

“那……还想怎样？”

“也可能……会要你的命。”略带冷意的月光打在他阴森森的脸上，给这句话加足了恐怖的分量。

命！她这到底是掉进了哪个火坑啊？唐蜜很想哭。

“你私自溜出来……”他看她的眼神越发有深意，“没有请示任何人吧？”

“我这就回去！你走好，我不送！”

唐蜜非常果断地把小团子的手塞给他，转身就跑。

她当然不会知道，身后的“黄酥酥”一直冷意森然的脸上突然多了几分玩味的笑意。他盯着那道急匆匆的背影，若有所思地轻唤了一声“来人。”

一旁的树影后面很快走出一个宫人。

“去看看，别让她乱闯。”

“是。”

而此刻的唐蜜却是一头乱麻。

都怪这个复杂的回廊，修得又长又绕，两边的风景看起来也差不多，她跌跌撞撞不知跑了多久，左边？右边？跑着跑着就……迷路了。

累得半死的唐蜜坐在回廊边上休息。



“姑娘……”

身后传来一道阴森森的声音。

“谁？”唐蜜心慌地回头。

惨白的灯火下站着个女鬼……不，一个人！这人看着大约三十来岁，绾着发髻，一身素淡的青色百菊纹裙衫显得极为端庄。

“姑娘这是要回南坞吧？”

南坞？唐蜜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……

“这边走。”那妇人不待她回答，转身便在前面引路。

“不知……如何称呼？”唐蜜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宫里人都唤我一声静宜姑姑。”她顿了一下，又接着往前走，虽然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，却令人一点都放松不下来。唐蜜觉得，这个静宜姑姑身上带着一种不露痕迹的威严感。

“姑娘入宫时日尚短，恐怕还有许多规矩要学。”

“什么？入宫？”唐蜜瞪大眼睛。

“这要学的第一条就是管好自己的嘴巴。今晚姑娘不经禀告便私自外出，遇到什么人，见到什么事，若是不小心泄露一字半句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唐蜜的脑子里乱糟糟的，“这里是……皇宫？”

“姑娘秉性聪慧，其余的应当不需我再多提点。”静宜只是笑了笑，“南坞就在前头，姑娘快进去吧。”唐蜜闻言抬头，果真看到了那条有些眼熟的路。

唐蜜顺着她跑出来的那条路走进去，轻轻地推开门，淑兰翻了个身又继续睡了。

已经是后半夜了，可唐蜜却毫无睡意。

原来，她躺了一天的地方叫南坞；原来，她并不是在什么高门大户，而是误打误撞莫名其妙地入了宫！

这一晚上的遭遇，远比她过去十几年的生活还要精彩。

但她就算再傻也明白，既然已经入宫了，恐怕就那么容易再出去了。

实在是……太没有天理了！

一晚上没睡安稳的结果就是——唐蜜两眼乌青，脚底好像踩着棉花，轻飘飘的，找不到实地。她刚挣扎着起床，就听见外头有宫人来传话，说是今日午后大司乐将亲自来点人录册。

淑兰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。

昨日他们一行遇到刺客，一团混乱，为首的官员也乱了阵脚，意图将这大麻烦应付了事。路上发生的状况导致他们耽误了入宫的时辰，她便被宫里的管事随意安排了住下，可若是大司乐来重新录册，就说明要分三六九等，再不是混乱没规矩了。这么一想，淑兰便认真地梳妆起来，还特意换了一条鲜艳的织锦裙，配了樱色短衣赤色披帛，净面敷粉贴花钿，乌发云鬓之间还插了一簇桃粉色纱制绢花。她原本就容色极美，一打扮起来更是明艳动人。

再对比一下面色浮肿的唐蜜——

她简直是人间惨剧！

“你就这样去见司乐大人？”淑兰忍不住皱眉。

“嗯？这……不行吗？”别说她是半路被掳劫来的什么都没带，就算在平时她也不太在穿衣打扮上用心，那些花花粉粉她也不爱用。可淑兰听她这么一说，又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遍，眼神却渐渐地变了。唐蜜觉得自己虽然与淑兰相识不久，但人家在言语上也挺客气的，便老实地交代，“其实……其实我入宫完全是一个误会。”

“哦？”淑兰挑眉，脸上却并无多少讶异之色。

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费劲，唐蜜说得有些语无伦次：“其实，我只是个卖糕点的，莫名其妙地就晕了过去，然后……”

“看出来了。”淑兰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啊！你知道我是卖糕点的？”唐蜜连忙又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衣服，莫非身上的糖霜味还是很重？

淑兰哭笑不得。

“我只知道你并非此次南国诸地为恭贺新帝登基而送入宫的舞姬。”淑兰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，“看你这姿态身段，便知是个凑数的。”



不知是不是唐蜜的错觉，她总觉得淑兰一下子就看出了她的身份，语气变得有些淡。

“那……他们会不会放了我？”

“放？”淑兰冷笑，“若是会放了你，又何必抓你进来？听说是因为遇刺时舞姬跑散了，人数不对，官员才临时抓了你们来凑数。昨夜就有人哭闹不止，打了几十大板之后半死不活的，也不知被拖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你若是也想变成那样，倒不妨试一试。”

可她不会跳舞啊……唐蜜可怜巴巴的，但这话却不敢说出口，她又战战兢兢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个……那个大人的脾气好不好？”

“司乐大人宫徵羽风姿绰约、技艺高超，京城内外没有谁不知道的。”淑兰冷艳高贵的口气里似乎带了一分鄙夷，显然她昨日态度温和是以为唐蜜与她一样都是舞姬，可如今知道她只是个充数的，就懒得再给她好颜色。

这也算是人之常情。

可……可她没问那个宫徵羽长得好不好看，会不会弹琴跳舞啊！

但唐蜜的心里难免猜测起来：这个长得又好看又很厉害又被这么多人倾慕的大人……应该很爱面子，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没人性到毒打小丫头吧！

唐蜜姑且这么安慰自己。

唐蜜又想起前一晚静宜姑姑的话：“这要学的第一条就是管好自己的嘴巴。”

她原本是活泼多话的性子，可现在既然知道自己身在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丢掉性命的后宫里，她也不得不变得谨慎起来，闭了嘴老老实实地挪到了一边。唐蜜觉得自己虽然不涂脂粉不戴花，但好歹也要收拾得干净整洁点。这么想着，她也认真仔细地洗脸梳头，勉强拾掇了一下。

再看看镜子，一双熊猫眼真是……有些拿不出手啊！

淑兰冷眼看了她半晌，终于还是动了动嘴唇子：“等吃过饭去厨房里切两片生土豆贴着试试。”土豆片？土豆片炒肉的话……她倒是

喜欢吃，唐蜜咽了咽口水。

可真等到宫女将饭菜送进来，唐蜜一下子就傻了眼，白嫩嫩的豆腐青菜汤，绿油油的炒茼蒿丝，别说肉末了，连油星也不见一点，尝一口，清淡得像没放盐。她在宫外每天卖糕点也能几天吃一次肉，可在这宫里……就吃这个？唐蜜委屈地吃了起来。淑兰看上去也没什么心思吃饭，只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，食量小得像鸟雀一般。

等外面再传来宫人的传召，唐蜜和淑兰便一起出了房门，跟着宫人走到了院子里。

前一夜住在南坞的女子们都陆陆续续地到了，她们个个都花了一番心思打扮，一时之间看得唐蜜眼花缭乱。

突然有人传报，不多时就远远地看见有一行人朝这边走来。

即使无人指点，唐蜜也能看得出来，那个穿一身白袍的必定就是这些舞姬一直念叨着的司乐大人宫徵羽。

偏爱穿素色的人很多，有些是生性喜洁，有些则是附庸风雅故作清高，可真能将素白穿得这般好看人的却很少。大概是因为穿这身衣服的人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，他的美既不同于男子的俊朗，亦不是女子的柔媚。唐蜜琢磨着，若单从那张脸看过去，竟有些难辨雌雄。而他的身形则较寻常男子要瘦一些，但是并不觉得羸弱，反倒添了几分清雅的神韵。

唐蜜在心里赞叹，却感觉身边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子都有些不安分起来。

并不是很大的动作，只是默默地移动、推搡、挤攘，甚至有人暗地里掐了身边的人一把，或者故意狠狠地踩在谁脚背上，一时之间有些混乱起来，甚至能听见低低的埋怨声和哀号声。唐蜜自小就在小街小巷里长大，这种女人之间的争斗伎俩她见得多了。她可是个耳聪目明动作敏捷的人，所以她早早地就退了好几步，躲在了后面。

为了看一眼漂亮男人或者为了被漂亮男人看中，不管是哪一种，都不值得。



可总有那么个倒霉的人。

不知是谁暗地里使坏，只听得哎哟一声，有个姑娘生生地被挤出来，倒退几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半天都起不来。

这一下，全场立刻安静了下来。

坐在地上的瘦弱女子穿着半旧的布裙，脸上白得不太自然的脂肪被汗水冲出一道道印痕，看得出她原来的肤色有些偏黄。她的头上戴着一朵有些蔫了的红色杜鹃花，全身上下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一双亮晶晶的眼睛，极有精神。

看着倒像和唐蜜一样，是在街边拉来凑数的。

她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可一起身还没站稳又摔了一跤，一旁的女子们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。

唐蜜咬了半天的唇，还是没忍住，走出人群将地上的姑娘扶了起来，给她拍了拍衣服，又瞅了瞅她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……没事。”姑娘涨红了脸，声音低如蚊蚋。

“南国诸地毕竟荒蛮，少了体面的教养，看来宫大人此番可不轻松。”一道娇柔轻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唐蜜下意识地回头一看，才发现方才见宫微羽一行走来时竟然看漏了一个人。而这个人原本是不该被看漏的，因为她生得太美太夺目了。

本来宫微羽的容貌就已经极为出众了，风姿神态简直美若谪仙，可这女子站在他的身侧竟不显得逊色半分。她肤白赛雪，眉目生得明艳妩媚，身段匀称修长，胸脯鼓鼓的，腰身却只盈盈一握，穿戴打扮也不是寻常人可比，单看她头上那支赤金凤钗所衔东珠的大小和成色，恐怕就算有银子也未必买得到。

只是她说出的话不大好听，让站在一边的南国姑娘们除了忌妒，还有些愤怒。

“嗯！”宫微羽虽只轻应了一声，可带起的那尾音却极为好听，像是拨动琴弦发出的余音，“不过苏姑娘也和她们一样还未入府，乐府之事还是先由本官说了算，就不必苏姑娘费心担忧了。”宫微羽言语虽温和，但话中意思却颇有几分压力，那个被他称作“苏姑娘”的